

程

序

昔歐陽永叔紀石晉少帝之北轅也其事甚詳蓋原本於王國公之私史國公名淑字和甫本漢平陽人少隸戶曹為小吏涉獵經史天福中蘇逢吉為戶郎時少帝居潛淑為侍衛識逢吉後逢吉緣他事怒淑白於少帝帝將殺之淑覺而北遁濟河入契丹合家被誅淑至契丹居為諸司吏開運三年正月德光兵入京師驅迫少帝安置黃龍府淑時從行辦移檄因紀述其起居為書三卷名幽懿錄蓋以少帝比周幽衛懿也後其書傳入中原永叔得之以備五代史云余亦有感而作書曰南燼紀聞者蓋二帝北徙實錄與石晉頗相類嗚呼王淑恨家屬被誅而揚其辱非忠也非義也

予敢尤而效之哉惟願此書南播使宋之子孫目擊動心卧薪嘗
膽誓滅讐虜雪冤滌恥廓清中夏俾吾父子復覩漢官威儀不終
淪于左社是所欣欣而仰望者也

時

阜昌丁巳十一月初三日冀之貫氏序

欽宗靖康二年丁未即高宗建
炎元年至辛亥歲又改元紹興

南燼紀聞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
至期太常寺備樂迎和鞭牛此常儀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
殿中哭聲甚哀及擊撲聲移更始止洎明視之勾芒神淚流滴漉
襟袖俱溼牛首墮地有刀斧痕吏白有司重加修補以終其事識
者知其不祥也

初九日邊報金人留兵河朔猶豫兩持似欲復犯京師太上皇遂
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兵分布河上何權梁師成棄城
走金人遂渡河二十九日兵至牟駝崗駐扎居民奔避入京城
老幼死者蹂躪於路復有強壯剗剗外城遭其屠戮二千餘家

南唐紀略
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攻諸門甚急十二日以聶昌為都守
禦提舉司虜使入城請和以黃河為界二十一日金兵退駐封
丘縣京師解嚴仍需索金銀羊酒為犒歲幣比契丹增一倍朝議
皆許之
三月初二日金兵北返懷州其相國黏罕有文至軍前其略曰
南宋欲求和好許以歲幣割河之請未有定議令大軍且至河北
諸郡以俟其可否彼若不從則我已持其物而求其遺此計之上
也於是金人雖佯言北渡其實河之南北軍馬未嘗解也初九
日金加黏罕征討大元帥便宜行事且降書曰南伐之兵已踰
河界濟洛直抵汴邑湯武之威不是過也當甘詞誘和以俘其主

比聞彼上皇南奔可候彼入京併兵攻陷俘虜以歸繫頸以帛朝
於宗廟我之願也昔我攻契丹童貫持貳以俟我釁今我得勢安
可不順天命殲滅殘宋而興不世之業昔楚子小國尚能誅滅陳
蔡今我師風行電掃前破契丹如摧枯拉朽乘勢不取將貽後悔
彼上皇之南行蓋欲頓兵江淮以圖救援俟其回京併力困之此
萬世一時也若欲議和以河為界實所未當天輔九年二月二十
一日下元帥府施行十五日黏罕遣人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繒及
車輅鹵簿儀式又索移文河北諸郡日下罷兵交割二十一日
金人收河南北岸軍馬北去五月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
月黏罕大軍屯駐薊郡遣使至京賀上皇還京實窺伺也九月

十一日黏罕又遣使入京需索金繒求和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淺陋庸鄙又天奪其鑑上下苟安不復有禦邊策也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黏罕下令南侵已及河界十九日復圍京師二十五日京城陷北兵入城二十六日黏罕遣使諭兩宮幸虜營面議割地講和事十二月初五日遣兵搬運書籍及國子監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籍賦役及宗室玉牒初九日又運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因是朝廷儀注法物取之無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斗米三十貫貧民凍餓遍泣街衢死者盈路金人又縱兵剽剽富家有一酋長在天津橋上駐劄甲士百餘人民不敢過遇有衣可遮體者即剽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執之城

中士民俱閉戶不敢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酋長叱令出轎帝姬曰我公主也天子為我兄安得出見番將聲甚厲催促左右速行酋長怒使人拽止之又令執出使徒行酋見而笑曰美婦人也問汝有夫乎帝姬泣不敢對良久曰今兩國已和汝安得如此無禮而辱我酋曰我兄為國大臣富貴無比汝能為若妻否比南朝富貴也終使之徒行復顧謂帝姬曰小臣有香纓一枚可代兄作定物遂於懷出香囊以獻帝姬不肯受酋執其手授之乃笑而退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為番將兄所得蓋黏罕兄弟三人長即黏罕為元帥次繹利為北部大酋長昔滅契丹擒天祚者即此人也次野利為大將圍京城先登臨陣領兵駐天津

橋者是也。二十一日金使至京言北國主有令於京城中選十八歲以下女子千五百人充後宮於是二十四廂逐坊巷搜求驅迫出城父母嚎呼聲震地其中多有被金兵淫污留匿既不出城亦不歸家。

靖康二年正月朔日金遣人入城朝賀君臣不成禮。初九日北主下令黏罕曰比聞爾已破汴邑所獻物色不甚為急可速擇異姓立以為主以慰民望矧我素居北土南方非我所便南宋二主可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黏罕遣人請車駕至軍中議事十三日金軍前降指揮稱北國有聖旨先請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王李智元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黏罕同大金皇帝徽

號乃令有司擇日行禮請帝於十五日到營署名進表十四日再請車駕來日出幸軍前進表十五日帝不肯出金遣人入城將所上尊號表請帝署名內云輔天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叔父其後云臣姪南宋皇帝其上觀之嗚咽泣下曰朕上失孝道貽憂上皇下失仁道禍及萬民今兩國和好苟可屈己以全仁道朕復何辱金使持筆敬請皇帝書名乃去十七日金遣使入城稱北主有命宣示南朝皇帝上使至擷芳園見太上太上令左右接書書曰北國皇帝付兄南朝宋皇帝近者北遼不道殺伐無辜朕已殲滅以寧人民以開皇圖統有華夏比緣奸人童貫蔡京等謬誤兩朝以致禍亂勞我師旅遠至汴邑順時弔伐克遂和好叔姪是結進

幣是行兄可應令保育太和以撫萬民以河為界萬載一決我無
偽言兄其知之天輔十年月日其詞草率虛偽甘誘不實文多不
備載其使稱北國主云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為兄弟請勿
一切生疑仍可罷兵今將珠袍一領是北國皇帝朝服今獻上皇
帝請收領良久又請帝進表太上曰今兩國和好但可稱書不可
稱表使者怒曰北國主本意廢趙氏立別族如天皇故事我元帥
諸貴人極口勸諫其事始止陛下如不順從其事仍不可已此回
大兵既至汴邑與去年不全幸陛下照察不可因是而亂大計帝
嘆息不已勉從其請二十一日金遣人入城出榜市中曰元帥奉
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缺少犒餉既兩國通好須給金一

百二十萬兩銀二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拘執開封府尹何臬分
廂搜刮民戶金銀釵環等星銖無遺如有藏匿者刑及全家動輒
殺害民不聊生二十三日金遣人持北國書入城內云今兩國講
和所有合行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面議可否申奏
前來二十九日金遣使請車駕出城并賫到北國皇帝書曰今已
破汴邑二帝不宜復居帝位宜於宗族之中別行擇立賢君為宋
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主封太上為天水郡王少主為天水郡
公於東京外築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請宋國主到軍前公同
商議申奏使者又曰黏罕元帥數遣人請陛下出城議事陛下不
肯出今發到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少帝曰有公卿在退

容商議使者曰決於公卿恐禍在不測况北朝皇帝寬慈正直不比南人反覆速宜思之使者詞色俱厲不拜而去二月二日黏罕遣左軍統制郎游麗將鐵騎七百餘人至門內口稱有兩國利害願見南國主左右入奏少帝登門郎游麗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主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令我來問國主其事如何如仍無定見恐在兩三日內禍生不測矣緣兩國講和在前に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指揮少帝曰已擇取今月十一日出城諸事候見元帥面議定奪使者曰若十一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求請商議也復白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欲得少犒餉每人要

金一兩時藏庫金帛並已罄盡乃宮中索得金釵環鈿八百兩與之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百姓萬餘人扳轅諫曰陛下不可出詣軍前虜性叵測恐事生不測涕泣阻扼帝亦泣下宋臣范瓊按劔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講和求好今幸虜營旦去暮回今若不放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俱怒爭投瓦礫擊之瓊怒即揮劔斷數人手遂出城至虜營前軍吏止皇帝於小室曰元帥寢未興可俟於此容報移時有小黃頭奴至前曰元帥請國主見帝從行至塔下元帥降執帝手曰遠國酋長不知中國禮儀乃曲躬揖之升塔命左右坐帝於室之西隅移時不語左右皆持長矛大刀侍傍少帝只僅有閹官周可成一人而已黏罕命左

右取前日北國詔書別立賢君者示帝帝視之不復語黏罕使左
右白帝曰元帥敬問國主其事如何帝曰苟利生靈敢不從命以
息兵革黏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主暫歸幕次等候北
國皇帝聖旨乃使人揖帝仍還前小室中俄有人進飲食少帝不
復舉箸移時帝語左右曰可白元帥令我回去所議事既從無餘
事矣少刻左右白帝曰元帥方進表請國主同發來日早行未晚
帝默然至日暮左右亦進樂帝唏歔不能飲食是夜寒甚幃幙風
急坐不能穩倚案凭立左右或相勸勉帝無語五更有人至帝前
曰元帥有令請國主到營會同發表帝隨行其人引至帳下旋次
升階上惟一案設香燭黏罕以表示帝其略曰臣姪南宋國主趙

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室中賢者
立以為君敢不遵從公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所居止及擇到賢族
未敢專擅先此奏聞候允從日別奏且請書書後復如前請帝署
名帝從之封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賫發前去訖方命左右
設座黏罕南向帝東向俄有一紫衣人自外至黏罕與帝並起紫
衣下馬升階西向揖各就坐黏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
傳諭至此催促陛下議事帝唯唯天寒進酒帝飲二盃紫衣者曰
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間奉北國皇帝商議事共陛下說乃相揖令
左右仍引回幕次之間帝回顧黏罕與紫衣人尚同坐帝至幕中
天尚未明少憇風止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臣河北人

本係陛下赤子因為金人所擄當執事今使令監視陛下但恐一入虎口無由出矣陛下若屈節於適間之紫衣人庶幾少有更改不則無路歸國望陛下勉之語訖回顧而去良久又來手持羊肉一塊進帝曰陛下可少食以禦饑帝却之因問綠衣者曰汝何姓名今為金國何官曰臣姓趙名保安黏罕親更有妹二人今皆為黏罕姬妾故命臣為親從以察陛下動靜因問其人曰早間所來紫衣者何名答曰姓野耶名葛多波今為十七軍都統位在黏罕之上要取選到入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後行將北去也少刻天明有紫褐衣番奴十餘人侍列左右語言不通俄報統軍來相見帝迎之紫衣人也帝遜之坐語言不辨帝但卑禮求其周全

為意亦不少回顏色顧左右指瓶中物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盃連沃四五觴帝亦舉一二盃顧左右謂帝曰兀移大都左右解之曰安心也蓋番語兀移為安大都為心長揖而去十五日帝在幕中黏罕使守衛者傳語云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黏罕使人掖帝至帳下升階東向俄有吏持文書案牘者示黏罕階下刀斧簇擁一紫衣貴人視之乃宗正士侃也黏罕謂士侃曰今命汝入城說與南國宰相於現今宗室中擇一有民望賢俊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密地申奏以准備北國皇帝聖旨到時別立君長語畢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吏至階下黏罕使人謂曰汝於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欲於其中造二王宮速速置辦語訖揮

使退去帝起白黏罕曰所指揮已經一一從命容朕入城視太上安否以盡孝子道實元帥賜也黏罕首肯命左右進酒食帳下伶奏樂唱言奉黏罕為太公伊尹黏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我安敢冀其萬一視其人而語帝曰這幾個大宋樂人今日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足下入城安慰太上五七日間北國皇帝文字到時再來相請不可推却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幙次又有人傳元帥命曰來日一面回城不須更來帳下也十七日五更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任陛下還宮良久復進飲食天明有數人引帝出幙至軍門遙見禁衛列於外護迎車駕回城二十一日大雨雹城中剽掠尤甚難民號泣者夜以繼日金人縱火燬戴樓門二

十二日黏罕使人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言擇人擇地二事可速計處一二日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到便要用地帝唯唯一面議論衆皆以康王及南安寺為言二十四日金人催促二事成見帝乃以康王及南安寺為書以復黏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字到遣康王到軍面見元帥二十七日上詣擷芳園見太上皇相持涕泣鄭太后同在座少帝曰臣不孝不道致貽君父之憂萬姓之禍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人見迫日以擇人為言臣與陛下吉凶共之若以康王為主不失宗廟社稷祖宗之幸也時康王之母韋妃在側抗言曰兩宮今許以康王繼中興然外鎮須假主盟者陛下可馳書四方召兵赴京金人狡詐不測恐不止於擇賢慮其禍

生非細二宮必不肯留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二十八日皇帝與太
上同曉膳黏罕遣使問太上起居且傳語曰北國皇帝起居南朝
皇帝安心無憂三十日黏罕使人入城獻太上酒十瓶稱言皇帝
所賜三月初二日遣人將一紙詣太上一紙詣少帝前曰今日北
國皇帝文字至所有施事情請車駕到軍前聽指揮又遣人請
太上少帝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太上未出城皇帝
不妨先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黏罕上坐而言曰
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主矣使人持詔書示之遙遠
不可辨遣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踈缺守以兵刃
自辰至申未得食飲泣而矣先是帝將出幸也書白礬字於衣領

付宰相何鼎以召康王興兵以圖恢復且在中途分咐開封府尹
曰趙氏註孟子檢討付來蓋隱語其意迺指延壽孟太后也自是
帝在室中至日暮始有番奴持食一盤酒一甌置帝前曰食之帝
泣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父母旦晚與汝相見也逮夜無
床蓆可寢處僅有木橈兩條而已亦無燈燭之類窗外時聞兵甲
聲天氣正值凜寒帝達旦不成寢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
帝急出視之見數人戎衣引太上由旁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備問
左右曰勿許帝哭不自勝而至小室中向隅獨泣左右勉止之初
四日至十五日十餘日間后妃王族及諸王累累至軍前日夜不
止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及后妃諸王各不相見惟鄭太后及朱后

相從其他妃嬪并諸王公主各為金人分散前去全城百姓號泣
七日不止其前板阻二帝車駕不使出城者俱為范瓊所殺今後
不叙諸王諸妃主所歷但記兩帝后行跡矣十六日黏罕坐帳上
吏人掖二帝至階下傳北國皇帝命曰汝父子上負祖宗下負民
物恣為奢侈顛倒是非信任奸佞以致結怨鄰國天人共棄不可
復君宜擇異姓以代宋後令元帥府責開封府吏以下保明冊立
仍令趙桓父子前來燕京着元帥府差人發遣二帝聞詔相對涕
泣無語黏罕又問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黏罕曰急馳書
開封府召康王少刻帝與太上共拘一小室侍衛數人皆醜惡番
奴言語不辨竟日惟進一食至夜宿於竹簟上時天際嚴寒水氣

刺骨防衛人取茅草黍穰作燭火二帝亦與之同坐享火至天明
是日黏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兼以尋常婦人服易二后
之服遇番奴飲食即呼二帝后共之其中黠狡者猶有德色窗外
兵甲甚衆十七日黏罕使騎吏持書示二帝曰元帥今遣汝北赴
燕京南朝皇帝另擇異姓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往燕又以保明文
書示帝曰今立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二帝惟泣下時鄭太后初
遭喪亂心腹作楚痛不可忍卧於木橈幾次欲絕朱后與之撫摩
四人相對涕泣騎吏怒曰元帥令已下來日發行詐病欲何為少
帝曰我母心腹痛甚君不見其面色安敢詐偽我失孝道使父母
至此倘蒙見憐賜以盃藥或以沸湯一盃進后飲之痛稍輟乃泣

而言曰妾之不幸久矣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野寺中十八日早騎吏促行牽四馬與二帝后乘之北行二后不能乘吏遂掖而乘之鄭太后病未愈伏鞍上行十餘里旁有數父老見之泣下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因奉上飯羹二孟帝后分食之粗糲不能下咽騎吏從行者五百餘人衣袍與二帝有同色者不知父老何由認識問之云我等久聞車駕將入燕京今見面色不同故知耳少帝曰我母有心腹痛病爾尋有湯藥一愈否對曰無止有炒鹽能除痛腹之疾遂煎而飲之騎吏怒其遲滯有悞期限催促甚急其掌行千戶自言姓幽西名骨祿都常以言戲朱后復恣行無禮途次朱后泣下戰慄不能言隨亦病作難以乘

騎骨祿都乃掖后同載馬上而行至晚約三十餘里宿處乃聞寂一室寒月初上照見廊廡骨祿都使人爇火烹食以啖二帝於他室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祿都乃自煎羊肉粥飼之曰汝二婦休煩惱我護你到燕京去者是夕鄭太后疾稍間而朱后驚悸不已心腹作痛骨祿都以手撫其胸祝曰病已病已又曰爾強之爾強之其無禮如此天明言於少帝曰為我語爾妻善事我我當保汝以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祿都與帝后同早膳村落荒蕪兵燹後百里無人烟時二后疾少愈少帝泣下不止不能食骨祿都怒曰汝在汴三千餘口皆流徙北去其中美貌女子為人取去亦復不少何獨惜一朱后不以結識於我以作前途之託乎且我本非

番人原是宋人因以妹奉元帥故得致身富貴原藉河州本姓王
今名幽西骨祿都乃元帥所改汝父為官家時採花石綱之役虐
使天下人民苦不可言爾父子今至此乃天報耳尚何悲之有帝
聞之默然不復敢言惟吁嗟而已二十日至封邱早食山坡下人
飲食馬啣草共於一處時雨霽後泥滑難行二帝后皆在泥中蹲
伏連日風霜饑渴面色鰲黑目睛昏暗傍有水窟太上誤墮其中
衣服沾溼骨祿都拯而出之馬驚跳躍又傷鄭后之足朱后手絞
太上衣去其水扶上馬以行是夕宿驛館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行抵黃河岸忽見一舟自北來上立皂旗中有紫衣人謂骨祿都
曰北國皇帝傳命着四月十五日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宜速行毋

違限期骨祿都頻目朱后且哂之紫衣人知其情藏拔劍執而叱
之曰汝本河州一鼠賊我見用汝至此安敢與婦人私致緩行程
獲罪不小遂斬屍於河顧問婦人何人少帝曰此我妻朱氏骨祿
都屢行侵暴哀苦無告今得將軍誅之深雪我恥紫衣人曰汝識
我乎我元帥之弟繹利也帝感謝而去后亦拜之暮抵河北岸垣
縣之西安鎮駐宿是時繹利所領兵千餘新舊共二千人劄寨及
月出繹利將所有婦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帝共飲二后不肯
就席繹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二盃飲汝二王乃遣二后入室飲
帝及太上二十四日入衛城同坐飲食繹利已醉命朱后唱歌勸
酒后辭以不能繹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我掌中安敢不敬遂執

鞭欲擊后傍有某知縣勸止之繹利又起拽后衣與並坐同飲后怒欲以手格之力不及反為繹利所擊及頰知縣復勸止之后被辱難堪乃泣而厲聲曰願速殺我死無所恨回身欲投庭前井中左右急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逼他北國皇帝要他四人活的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食繹利使人監視愈緊執縛罵詈凌辱百端惟待朱后少寬正見繹利心不善也二十六兩日至徐村自倍縣到徐村二百里並無人烟至是繹利令騎卒先行將文字飛報先是真定留一半護衛是日申時遇北來軍馬五百餘人其首領見繹利下馬作禮語言莫辨僅聞其一句可曉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建康也二十七日至白水鎮朱后又

欲投河鄭后掖止之繹利怒曰可縛之同與鄭后連索繫縛夾行馬隊中而行正趨路間忽望見前有一堡極高有旗幟挺豎上書周定二字良久塞門開有土兵五百餘前來衝擊繹利揮兵令戰流矢中太上傍一番人之胸太上甚惶懼其兵乃河北鄉民聚眾集強壯保護閭里者自辰至申鄉民敗走駐軍大林中繹利呼擄獲者指帝后而告之曰這四人是你南朝帝后如今放你回去告報諸鄉村即日歸降遂令二帝二后自言我是南朝官家往燕京朝大金皇帝去鄉民不覺淚下謂帝曰我這一鄉周定聚眾二千餘人北連真定南接懷衛約有三十餘處日日引領南望要見大宋官家同去破殺番人今官家被他擄去我等各處鄉兵不久當

自散也又聞康王在南邊做官家不知如何繹利曰康王亦被捉了後面就來實紿之也語畢揮使鄉兵去是晚帝后皆野宿下無鋪墊上無遮覆夜半微雨衣久垢膩又加沾濡穢息不堪天午後雨大作泥行數里及一寺駐軍於中方得少憇但遍身泥水莫可如何二十八兩日並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數諸番人在馬上食乾糧肉脯亦有擄掠到食物取火煨啗帝后亦得少分餘食以充饑三十日繹利解衣數件泥皆遍身令朱后洗后不能舉手鄭后共洗之帝及太上亦於水邊自洗身上泥污衣服是日天氣晴和眺望山青水綠石澗流泉清澈可愛方駐軍少歇忽見北來一人手持文字至繹利前曰速行繹利遂催趨起行其傳命者鞭馬向南

而去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催促急行亦不住歇祇於馬上取乾糧充饑至晚行百餘里宿一古寺初二日軍馬在寺門外繹利立正門上遙見有一簇人馬自南來約計五百餘人中間擁十餘人皆是皇族內有柔福公主等皆着青袍與帝后相見注視而哭左右促行不及一語而過移時又有一隊前來軍馬三百餘亦有皇族二十餘人在內行急如前少頃復有軍馬至寺前謂繹利曰此中有康王在內先去京也言訖馳去如是纍纍不絕凡過軍馬七八隊皆有被俘皇族在其中兩帝后悲泣無語至日中始催行日晚探騎報云有鄉兵千餘在前寺屯駐繹利叱左右分兵一半前往抵敵又遣一半擁護前行至夜半回報殺退鄉兵

得糧食而返初三日過一陂見傍有死尸堆積臭穢不可近狼獸方啣嚼尸肉見人驚竄烏鴉群噪方廣百丈竟日行坡野中時天氣漸煖行路口燥無水可飲帝渴甚終不可得涓滴也自四月初三日至五月半其間所歷皆曠野荒郊又且拘執更急雖便溺亦必持刀隨後是後日憂饑渴亦不能復憶日月但云或日而已閱者約略其次第可也或日見一鄉村人家約數十戶迎謂繹利曰北國皇帝喜我們投降封此地為歸順縣差王六郎為知縣俄有一褐衣人前拜繹利奉上酒食繹利受之其次軍伍各有所餉二帝及后亦有飲食俱極豐腴或日至一縣不知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具酒食見繹利畢次見帝后曰小番娶得肅王女為妻要見二

后乃引一女子拜於前已夷服矣視帝后而泣曰吾肅王小女珍珍也呼鄭后為婆婆朱后為姆姆我前日被兵馬擁至於此首領萬戶與知縣是弟兄將奴與他成親纔六日前日在此縣中諸王女共一十七人皆被番人分去為妻為婢東西南北星散矣拜訖知縣仍引去是夕宿一豪家其主待繹利甚恭中夜置酒命妻三人勸酒於庭又令兵卒數輩縛帝后於庭下便溺亦不自由視勸酒婦人皆絕色良久酒罷繹利去宿別館聞諸女相謂曰我與汝皆皇孫女當前伯伯做官家好事都不知公公做官家時還快活今落他家做奴婢何日出頭互相流淚俄而被人呼去或日至一州忘其名城郭人烟頗繁庶繹利安宿驛館知州來見並各官皆

番人肆中亦惟番人做買賣偶有本州百姓來至驛傍知是帝后被執往往有流淚者或低聲曰東京官家張邦昌原是金國所立纔不久仍是康王接位大金官家怒發已差四太子領人馬去耳二帝隔窗聞知始知康王確信前日所云在隊中乃狡妄語或日到一縣極荒殘祇有瓦屋七八間城郭倒塌路傍見有一女約年二十許垂淚而告曰我乃南朝皇帝孫女因病大軍棄我於此不能存活乃拜太后曰帶取奴奴后不敢留左右報繹利趨視之微笑曰美婦人也遂命左右扶上馬是夕宿於野寨繹利乘醉淫之醜惡之聲不忍聞也帝后並亦置而不問次日遇酒食必分及此女謂朱后曰你不如他或日過一城不知是何州縣止有番兵二

千餘並無居民其首領見繹利再拜以懷中文字呈上繹利呼左右令易帝后衣服冠幘裳服皆如罪囚狀坐小室久又有一人持文字示帝曰依我作表達燕京兩三日就到矣其文引孫皓劉禪及晉愍石少帝故事尊稱金主為湯武唐太宗先滅契丹又滅南宋功德巍巍並請罪免賜死之意持文字者呼左右取紙筆促帝速寫內云亡國俘趙某及婦媳鄭后朱后謹稽首拜上大金國輔天佑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其承祖宗基業不能上順天命下撫臣民聽讒佞之語結怨外國狗兇逆之求積釁華夏致上國興伐罪之師下吊民之命一家被擄百口分飛父子姑媳聽命几上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湯武既已滅國應立異姓父子微

命尚祈赦原等語其文甚多不能備贅末句有云愍懷懿厲未如
前日之愆湯武文高曷過斯時之舉是日因寫表僅行三十餘里
深夜月明而上或日至處皆新創造門首有牌曰收復新門列兵
甲濟濟嚴整有人傳喚趙某父子二帝被執入門兩道夾栽榆柳
中間有大庭堂上俱金紫胡服侍衛甚多引帝北面再拜稱名坐
者傳語云着他二人見海濱侯畢來日入城見郎主言畢引去復
入一門見一胡服番人首無巾幘立庭砌傍若有所俟者左右指
謂帝曰此契丹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相同在此公事未了言
訖復引帝坐一小室延禧亦至方有巾幘揖二帝曰我契丹與大
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為奸臣所誤彼此俱至於此

如之奈何又曰公父子明後日見北國皇帝或有赦罪之理我在
此三年尚未了絕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宗傳有百穴珠一
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遇月圓夜向月照之一穴生一珠自然
落下以絳囊盛之每月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許以沸
湯沃之取其汁洗衣服或洒木石屋宇及花草之類香氣可經年
不絕人有百病服之立愈又焚之能降天真當時我國為大金所
滅失此二物不知所在今大金皇帝拘執延禧追要二物緣此三
載未能釋放我妻子眷屬盡皆離散有為此問官員貴人之奴僕
者有為富貴家作妻妾者萍梗飄零言之可傷帝問此間乃何地
曰此處是平州界去燕京尚有七百里公其勉之良久引延禧出

次立廡下有數甲士擁一番囚至云是車咽面單于被俘到此其人大罵語言不可辨主者命以刀斷其舌牽出斬之車咽面之妻甚美哭拜為夫請命主怒亦命斬之并小兒三四人並用木棍擊殺之復引二帝出門見二后尚立墻下掩面而哭同行至通衢叱令上馬鞭之疾馳復出一門向北而行路傍花木甚多有急足二十餘人往來不停云是郎主召四太子下江南蓋番人不知二帝為江南天子也時有一二南人為卒者相謂曰五月初一日康王在南邊即位了今日已是十日四太子去後不識如何餘語低不可辨少刻左右催行至晚約行五十里其時近暑帝后衣服垢膩遍身生蟣虱頭髮結膩如囚徒已無復有貴人氣象矣趨行三日

不見繹利亦不知其何在軍中左右時時詭傳其言語亦不甚能辨行及數日有人呼帝出謂曰今四太子大軍至汝當見引入路傍一寺四太子據胡床坐臺上令帝后拜於臺下四太子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苟當時崇信我家言誓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地土何至今日奈汝不順天命反與契丹連和坐視成敗彼勝則助彼破我我既勝矣猶不從我此汝之愚一也及我兵既破汝國我皇帝憫念生靈與汝講和以河為界汝又不服勞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汝祖宗基業不能守成內分奢侈外則結怨一旦滅絕不保社稷汝之愚三也帝俯首汗流不能答一語乃呼左右取筆硯令少帝作書招劉光世韓世忠劉錡等復曰今日夏至節

賜汝一盃酒叱左右令斟飲四人訖又曰汝等往朝皇帝無殺汝之理不失為王侯也語畢遂上馬去聞鞞鼓聲動地震响凌霄二帝不禁神魂俱墮如木偶耳二后自出汴京以來雖馬載而行但足上生蠶不能行步肌肉消瘦與二帝俱不類人形又時被監押者語詈鞭撲欲死無從又將四人衣袂互相結縛無知晝夜二后與番奴連袂合手並坐同食又行五六日始達燕京蓋契丹之舊都也城闕壯麗頗類東京到後候金主登門左右執二帝后入門跪拜訖其門下左右兩傍列侍金紫衣或綠衣袂衣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數百人皆呼萬歲良久傳詔賜巾幘與二帝又有內侍二人自門內出傳旨曰皇帝勞汝賜巾幘衣服沐浴來朝我遂於

袖中出赦書引二帝入都堂見宰相上坐問知為銀朱孛堇相公也帝再拜孛堇答拜內侍宣赦之文不載惟末句云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為庶人引帝望闕謝恩訖仍引出閣門四方館中宣敕曰來日引見趙某等四人常儀是日始知為五月二十一日也五月二十三日早刻有使引帝入庭朝見皆巾幘青袍二后仍常服至殿下北面再拜金主傳勅封帝為重昏侯太上為昏德公各於燕京賜宅居住帝后拜謝畢左右引入一小室有衣褐番人坐堂上曰此燕京元帥也帝亦再拜皂衣吏呈文書於元帥乃揮筆署其末命引去皂衣吏引帝出大內門徒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至元帥府入府門左轉廊下一小室呼帝后坐其中並無椅

橈磚石兩三塊而已時帝因終日僕僕驚惶不敢飲食居止不甯日惟飲水一二盂二后俱哭泣不已欲觸死者再左右力止之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並在小室中外戶鎖閉監視者十餘人每日惟粗飯四盂而已相顧不能下咽朱后有疾卧冷地上連日沉冷監者猶時時詬責帝語之曰汝等可憐憫我國破家亡之人乞取些湯水來救我妻左右怒喝曰吾國中禁御諱犯者罪等殺人汝呼閉字已該死罪還要呼湯喚水再懇之不應而去六月一日早一人引帝后至元帥府庭下再拜左右呼喝如點名畫卯狀良久乃退時朱后病劇不能行監者負之而去至庭中雙持后足無禮尤甚是日以後朱后病益進已無生理矣哀哉初二日朱后殂年二

十六歲帝大慟乃謂監者某妻已死合如何左右白於官良久有皂衣吏引白衣者數人扶后屍出外用黍荐捲之二人掖之而去帝哭愈悲而不敢高聲恐監者訶責也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堂上引帝及太上太后至庭中傳宣曰昏德公趙佶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府吏呼帝曰奉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帝曰我母患病未已略候晚行如何吏怒曰我北朝不比南朝令在必行汝今日到此尚不遵法令耶乃叱罵不已帝默然不敢對即相率步行護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徒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病不能行帝與太上互相扶掖或時肩負是夜並

無飲食進初五日盛暑行砂磧中毒風颺塵若霧閉塞口目又乏
水泉其時監押二十餘人為首者為伊鶯替獨憐帝后困憊謂其
党曰今天暑熱稍宜緩行恐致他疾有所不便於是得少緩遇有
泉水令左右供進因此鄭后之病途中稍愈自初五日行至十一
日所過村邑飲食俱賴伊鶯替勸勉供進戒左右不許叱喝午間
極熱時少就樹陰休息時少帝二十九歲太上四十六歲並皆枯
槁黧黑無復有貴人形容矣此行若非伊鶯替護行必填溝衢矣
十二日至安肅軍土城卑薄入其門守衛逐一搜檢甚至鄭后胸
腹間亦所不免即他人出入皆然蓋出城者防泄內事入城者防
傳外事也歷階衢數處方至一官府衙署入門帝后俱立庭下左

右喝拜拜訖知軍別呼綠衣吏引帝后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往
其中送粟米漿水次伊鶯替從外來語帝若相別安慰之意遂去
自此帝后同住是室前此自春及夏行泥水中裳服垢弊蟣虱循
行衣領苦不勝言獨有一阿計替者乃繹利命之監守二帝至今
不離左右時為帝后洗濯衣服但言語難辨十曉一二而矣十四
日安肅軍同知使人呼帝至庭下傳北國皇帝聖旨昏德公趙某
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葛二端令帝再拜謝恩其人行
至室中已被監押者割取其半復以舊葛生絹衣付帝曰有現成
夏衣在此省汝裁製也乃易取紗葛而去自此後室中鎖閉惟得
進粟飯漿水日三盂而已十七日夜半忽聞喊殺聲甚厲大火燭

天闔城大亂安肅同知有二人一是契丹人一是金國人二人不和契丹同知欲殺金國同知刳二帝投西夏結連叛去謀而未發因醉後鞭其奴奴密告金國同知遂統兵圍契丹同知殺傷殆盡至曉方定延燒屋宇百餘所殺傷七百餘人燒至二帝所居僅三丈許而止否則亦遭焚死矣十八日早同知坐庭上掖二帝於庭下責之曰你敢與契丹同知通謀欲殺我投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他今便要啟奏大金皇帝共你論理帝辨曰我每日拘囚防甚密何由與被通情同知怒曰現有出首人在你不得圖賴煞煞好公事帝爭辨不已同知怒令左右以鞭撲帝面折齒流血令人仍拽入小室中拘監繫以繩索帝泣不敢出聲是日飲食俱絕賴監守

者分以少許水飯三人均啗之至夜困縛愈急直至二十日後不稍寬縱二十三日同知坐堂上引帝至堂下再拜宣詔曰趙信父子朝廷恩宥免死着令居止安肅乃敢結連同知李俸國意欲叛歸西夏負恩特甚本擬誅夷姑體上天好生之德免其顯戮更令往雲州居住聽候指揮仍仰安肅軍押送前去讀畢同知命役吏引帝再拜謝恩帝哽咽不能言同知怒叱曰尚敢如此耶你前日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過命左右撻帝胸坐之於地以柳條鞭五十餘下帝涕淚如雨咬牙痛絕久而復蘇立命扭鎖就道至晚出安肅門野宿亭中時當盛暑帝鞭傷處皆爛成瘡卧亭中地下痛楚呼號不能起坐夜深月上始得些少粗飯凉水一甌三人

分食太上亦因暑熱困殆饑餓成疾監押人取青草及樹枝布地上令帝后卧其上云不惟地里所便可免溼病也二十四日至月終在途遭大風雨疾病連綿悲苦情狀不能備錄數日方達雲州拜同知於庭下命左右引帝於園土内外有兵護守三人衣帶盡皆搜去蓋防其自縊也日惟一食在其中居處幾及兩月時秋月方明約略中秋時候園土中事不復知故不備書也至八月十七日有人言曰北國皇帝赦汝罪令汝再還燕京可出謝恩二帝出園望北拜謝訖隨有綠衣吏引帝復入一小室中若前日囚閉之所日間飯一木器漿一木瓶時天氣漸涼帝后日食冷水飯腹中作痛成痢自此後居是室將半月餘帝后受福已及半年置之無

可奈何亦不復愁苦但衣裳經夏糜爛不可禦寒監押中有慈良者或遺以故衣略得補綴遮蓋十月或日將五更忽聞金鼓震天人聲鼎沸乃同知揮下將校有千戶三人作亂囚同知奪其妻遂共殺同知一家六十餘口波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三人者皆下馬至帝居小室前携衣數件自牖中授帝曰棄爾棄爾我三人今歸西夏去汝國中康王做官家半年矣慎勉之將來必有歸國之期切當自愛也所有監押者二十餘人我已殺之我不能久留復贈帝乾糧數品各上馬去是晚城中終夜自亂隨有千戶執為亂者數人斬於市乃止經三兩日別軍始到城中方定先是監押中有阿計替者相從半年全得其護視之力或

謂太上曰阿計替被前日反者所殺刻雖城亂定汝父子不復得出此門奈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其不死之由曰我於死人堆中潛伏兩日兩夜由是得脫此後阿計替復監視二帝外來者千餘人蓋同知官兵也或曰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番人上坐呼帝曰識我否帝曰不識番人曰語汝吾蓋天大王也乃四太子之伯父良久於屏後呼一婦人出帝熟視之乃韋妃也太上見之低頭不敢仰視有頃呼左右賜二帝及太后酒曰我看此夫人面上蓋因韋妃為彼留作妻室也酒罷謂監者曰善護之仍引入室自後得稍寬拘執飲食略備一冬衣服差可禦寒

天輔十一年正月朔日金國例以是日疎放禁囚雖死罪亦得暫出時阿計替引帝外行散觀縱步但不許出門庭耳當視看間有一褐衣婢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一盒子且云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忍耐遂密語曰聞知九哥即位了恐早晚有歸期也其婢遂將盒中物置帝衣袂中奔馳而去視其物乃棗麩油煎大餅阿計替乃佯言是何奴婢將物送與他人速藏之乃引帝入室中密問曰適微聞婢云九哥即位是何人也帝曰九哥即康王我之親弟韋夫人康王生母故相報也阿計替復問十一官人是誰帝曰我父行十一我行第八也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不復出初三日金國例以是日為放偷日

一切什物器皿雖珍寶婦人為入竊去官法不禁當家惟各自謹守盜至則笑而遣之他日則不然是日有黃衣者數人各將餘食七八器將五器謂監者曰食之將三器入室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乃饘糜以肉米合煎而成帝與太上太后食不盡者亦與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此食何來答曰此地風俗無他善事惟設粥以飼禁囚者與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設此粥也帝又問是誰家阿計替曰此亦是韋夫人家也自是帝后三人因韋夫人與蓋天大王在彼陰受其福十四日夜亦放燈十五日街市張燈無音樂但聞金鼓喧天徹曉而已胡婦女携手酒肆中遇當意者即諧合而歸官長舅姑夫男父母皆不禁與放偷略同二十一日阿計替謂

帝曰今月二十九日乃北國皇帝聖誕作宴此處同知宴罷即赴燕京去也北國定例先期十日賜宴宴罷近郡皆上燕京上壽是夜將闌阿計替引向日送餅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哥我兩三日間往燕京去也去後來與不來尚未可定且保重將息言未畢即回顧趨去其他監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不聞乃同知所指揮來者曷問其實阿計替揮之使退乃不復問是夕帝與太上太后三人聞韋夫人將去俱有慘色二十三日聞韋夫人同蓋天大王統領人馬前去止留京十戶五人同一主守啜羹兀領人從三十餘手中各持敲棒至帝前日蓋天大王並韋夫人和你父子二人煞有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間探

知蓋天大王不再來此共你契勘這場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戒
之曰防固不得少懈自此復被拘執如前阿計替亦不敢勸解二
十八日阿計替曰聞之二太子已下西川建康為四太子打破康
王南徙浙江其勢恐亦不久帝與太上一時泣下如雨俄有持酒
食至者曰金國皇帝聖誕賜來酒肉帝略嘗而却之二月初一日
有探騎至府報啜奚兀曰蓋天大王已差往關西交點五路財穀
別遣兀西哺途來此作同知也初二日有皂隸持文書至二帝前
曰今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罵帝曰要如何罵但催速罵
極口詆詈又不言所以帝不得已乃書現在之案款曰近封昏德
公趙某男某妻某氏年若干歲謹狀云云番隸持去初十日新到

同知到雲州引二帝至庭下所問語言皆不能辨咄咄十餘句畢
約似仍命引去之意少刻有褐衣者同阿計替入謂二帝曰今日
所到新同知名兀西哺途係兀途右之免其父從四太子征江南
被劉三相公捉去斬首故今仇恨於你要將你三人窘辱洩憤至
晚移二帝及后於小室內卑溼不可居處相對而泣曰我等今番
死也阿計替曰兀西哺途今差我往燕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方
還二官人且耐煩甯心我到燕京日當與官人探問南朝的信來
相報也三月初九日有一褐衣番人至囚所手持文字曰金帝聖
旨教你三人往西江州聽候指揮緣新同知之奏請也二帝泣曰
又往何地俄有人引帝出執縛二帝及后手驅行出雲州二十餘

里至晚方止宿野寺中自此後日月不復紀錄因阿計替不在帝左右也或曰所行地磚确不平有一從行者係山後人語言略可辨言於帝曰此長城基址日行七十里實八九十里二帝及太后足皆腫裂寸步難移或從者負之而行時漸入沙漠地風霜淒慘寒氣襲人無異深冬帝后衣袷單薄兼以饑餓勞苦時疫頓作殭卧古屋中七八日稍得痊愈監者不時催促帝后病骨支離又無適口飲食狀如鬼魅從者作木格覆以茅草舁之而行頻死復生又三四日忽逢北來騎兵三四千首領一紫衣人問訊對答皆不能記帝卧草輿中微開目竊視紫衣人狀如漢兒忽駐軍下馬呼左右取水吃乾糧各於皮篋中取出乾羊肉數塊贈帝后賴此病

體稍瘥紫衣人謂帝曰我本漢臣昔為陛下延安鈐轄周忠是也元符中二國與西夏交戰兵敗被擄由是父子俱降西夏亦曾作西夏部中首領宣和間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與金國交戰又為金國所擄降之現為統管即主命臣至奚國發兵往陝西路禦西將軍今所領是也又言陛下無憂昔契丹大遼主與大金連戰日久尚且不殺今見在昌合州好管况陛下不多與大金苦戰只是近日四太子在江南頗是失利金國盛傳劉錡劉光世韓世忠等皆戮力疆場智勇各將不難中興臣本宗臣不忍見陛下如此故以少肉上獻幸善為自愛言訖別去是夕宿樹林下月色微明聞番人吹羌笛聲嗚咽如泣蓋美國兵後陣也帝與太上太后聞之

日與化成樂如何時太上乃口占一詞曰

詞云至京曾憶舊繁華萬國帝王家金殿瓊樓朝唸鳳管暮弄龍
琶化成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家山何處不堪回首吹徹梅花
泣路涯

少帝及太后聞之俱各慘然淚下少帝乃賡其韻而和之曰

詞云宸傳百戰舊京華仁孝是名家一旦奸邪天傾地覆忍聽琵琶
如今塞外多離索迤邐繞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披星戴月
向天涯

少帝歌不成曲三人大哭而止或日所行之處但見草莽蕭條悲
風怒吼黃沙白霧日高尚如烟繞五七十里無人跡偶見牧羊兒

問知所由非正路兩傍原有城邑俱在東西不從此中行走時方
近夏榆柳夾路澤中亦有萍草皆褐色而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
日方見一小城云是西江州護衛者引帝入城見其地無有人烟
本是昔日契丹道宗囚高麗王之所其土方廣不甚大有屋數間
廊廡皆傾倒亦若官長衙舍籬落疎廣杳無人跡惟護衛者三百
餘逐日斫伐林木蓋屋居住兩三日後發遣騎兵回歸止留守衛
六七十人每日惟二帝及太后在中間一室居住不敢出入亦無
處走動飲食日止一殮皆粗糲不堪充口或偶有些少羊肉或日
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雲州深得阿計替維持保護微知我國消
息今彼去已三月不知還到雲州否正言間忽有戶外一人前白

帝曰阿計替乃是我哥我名香查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等兄弟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雲州同知兀西喃途差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來此因我家阿哥能寫字虜主時時要寫文字報他故須仍來此地阿哥去日曾囑咐我教我保護你父子安心不妨但放心也或日阿計替回揖二帝曰官人安樂否我從雲州往上海京回雲州又至此往返幾千里不勝辛苦二帝亦慰勞之阿計替又於懷中取出一小紙令帝看視其上云今年南事未定有苗劉二人廢了官家立起太子改元明受又云已得江南建康府車駕入海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得兩浙越州帝看畢嗚咽曰如此則我國祚不能復矣又云苗劉二人敢如此吾兒子方四歲做

得甚綱紀良久阿計替將文字仍納懷中自此阿計替兄弟二人每每留心保護又時時供辦飲食自阿計替到後帝后悲苦少釋或日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是七月五日後日乃七夕你官人在京時煞快活二帝吁嗟曰到此地位那復想及耶言未畢忽見甲士多人喊聲大震曰在此耳二帝不覺驚惶仆地曰我命盡於此矣阿計替遽出問過首立語其詳少刻阿計替持刀入帝室帝愈加驚懼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大聲曰與你三人無干乃於帝所居室壁後執一小番奴出付首立者殺之持其首而去過半日後帝神氣始定尚不能言阿計替入曰先來驚否帝問因何事而殺此番人阿計替曰此七月七日祭神也我金國禮預

於暗處藏伏一人然後領兵佯為捉獲斬首以祭為上祀以其身為中祀以羊為下祀祀畢人羊俱入鍋中煮熟啖之名曰佈福帝曰頃聞若非汝唱言不關我三人事我等俱驚死矣太后自此得病至七八日始稍瘥或曰王者持人頭去腰間取尖刀穿肉一爨語帝曰佈福肉喫之帝聞其臭惡不可近欲不受阿計替在傍曰受之有福帝乃受之主者舞躍而去或曰秋風遽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俄聞空中雁聲嘹唳自北向南護衛者數人在傍阿計替兄弟揮之使去壁間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下我番人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下可乎帝曰然乃執箭仰天祝曰臣趙某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身羈胡

地存亡未卜若我國祚有復興之日當使箭中飛雁祝畢付阿計替射之一箭中雁宛轉而下二帝稽顙拱手曰誠如天命死亦無憾阿計替亦大喜取茅草雜木爇火破雁炙而分食之或曰阿計替又入室密語二帝曰聞四太子與南爭戰盡得江南之地已將至洞庭湖又云金國官家今日差人往北路僉撥兵馬向江南廝殺也時天氣漸寒冷二帝及后衣裳皆腐爛垢膩時賴阿計替呼集胡婦為之澣濯或曰大雪積至五六尺室中寒甚難受帝后皆頤膝相泣聲顫不能言阿計替持一披氈至覆蓋三人首稍得溫煖帝先在雲州病後髮落不復生狀類僧尼與番剃頭者無異是時冷甚又乏糧絕食日獲一雁於火上燒熟共食一連三日俱如

此雪霽後尤極冷手足攣曲不可伸或曰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十月一日也二帝曰十日是天甯節也可謂今非昔比二帝及后皆泣下阿計替曰天甯是何節也太上曰乃我之誕辰也我之生是日未卜死於何日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自古帝皇之辱惟晉愍懷與石少帝然未有如我父子之更甚耳或曰天氣晴明風和日暖阿計替曰今日幾日鞭春便已先有些和煦之氣矣手持羊乳一杯飲帝以代酒其乳腥穢異常近口即生噦嘔帝后恐拂其意乃勉飲之或曰雪霽天晴阿計替呼帝出屋外來時三人皆以極寒冷對不能出阿計替曰春到矣空中雁聲自南而北千萬成羣而去凡北方禦寒者必先於數月之前掘地作坑以居先是阿計

替於帝室內作坑深五七尺命帝后晝夜伏處其中其護衛人亦如是是日始出坑不復入穴矣時金國天輔十二年即南宋建炎三年也或曰春深草長至二三寸荆榛布野滿目藜蒿不勝異域之感或曰忽傳金國皇后上逝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白布纏頭作孝鄭太后曰我何日得死而勉此現在苦楚又傳金國皇后死後即主喜怒不常時好殺戮臣下手持刀劍甚銛左右宮人少有忤意即手刃之阿計替曰汝國中有肅王乎帝曰有之又問肅王有女乎曰有阿計替曰近聞即主以肅王女為嬪御專寵皇后因此妬忿自縊而死金主知其情乃手擊殺肅王女以復后仇鄭太后曰肅王女玉箱也此女自小多竒怪今果死於兵刃之下傷哉

嘗記肅王妃陳執中女也生玉箱之夜有青衣童子自天而下手持一鐵絲籠內有玉印二紐曰天賜你生后妃女妃驚而寤自思我夫王也吾妃也豈有父母為同姓王妃而生女復得為后妃之理而終不悟也越數歲玉箱戲於水傍得玉印一顆篆曰金妃之印常佩玩不釋手京城陷其女為完顏樹所得每醉後犯之必昏絕不得近乃進於金主金主寵之遂以為妃生一男後因后兄咀里孛進夏國女李氏為妃向人爭寵玉箱又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家仇怨適逢王后薨因侍奉間多以私意慫金主殺左右及李妃又因暑中常取冰雪調腦子以進由此亦發疾此本年六月也天輔十三年正月元旦宮張燈飲宴時金主無后只有趙妃曰

汝為南朝族屬安得至此富貴俟后服除當勅你為后拜謝一日因左右奏宋朝趙家父子現在西江州安置近日四太子又為韓世忠所敗狼狽逃回南朝勢漸廣大可將此三人移入北地金主允奏着令北向五國城去時妃在側曰望陛下以臣妾故優容某祖父亦妾之邀恩而蒙賜也金主曰外事何得你預不准所請妃曰骨肉何能不念陛下亦有父兄否語甚激烈金主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祖父之仇內有嫉妬之行一旦禍亂悔將何及妃起而唱言曰汝本北方一極小胡奴侵凌上國南滅汴宋北殄契丹不行仁義恃強專務殺伐今我父祖皆因誤聽奸佞致遭汝擄辱我宗廟破我國家汝又將我帝后等遷徙窮荒之域汝之不仁不義

已極上天必不容汝恐你他日亦當如此遭人滅滅夷族也金主大怒遂手刃之於闕下或曰阿計替手持文字謂二帝曰我共官人不免又要走五七百里路也帝問何也阿計替曰金主又命徙汝等於五國城安置之故耳帝喟然曰將我父母如是之東遷西播不仁甚矣乃掩泣而退次早阿計替引二帝及后徒行及護衛六七十人出西江州及縱火燒其屋宇而去約行六七十里太上及太后皆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知金國皇帝就此地將我等敲殺以免匍匐千里路也阿計替曰且耐辛苦前去莫思他事有我在此你三人且省煩惱自此行五七日鄭太后病甚不能動少帝負之而行是晚太后殂於樹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間

於路傍取佩刀掘一坑以身親土而埋之二帝俱慟哭失聲護侍亦有不忍而嗟悼者亦有促行而詬詈者二帝不勝哀苦幸阿計替再三勸免乃行又經三日始達五國城下其處頗有類於西江州云此處乃昔時契丹囚阻羗西部落黑水吐番奚國酋長之處入其城有居民五七十家荒殘不成倫次行至官府署有大庭及廊廡皆倒卸護衛者引二帝至庭下見上坐一紫衣老番人阿計替即於懷中出文書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小室又進一窄室僅有土台可坐兩人而已西面有土牆當前有木柵護衛者緘封而去至日昃得飯一盂分食之居此凡七八日大抵每日一食鎖閉而矣

天輔十四年即紹興元年辛亥此一年中惟金主生日得酒肉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肉一次阿計替與其弟香查里爭番奴手殺之至十月間天寒仍掘地窟而居又因病疫纏染護衛多半死亡二帝亦久病垂危

天輔十五年即南宋紹興二年壬子此處元宵亦同汴京但燈火皆於磁碗中貯羊脂以草為炷而燃之有胡僧五七人作佛事皆云祝頌皇帝福祿俱在中庭堂上二帝被拘不得出問阿計替曰此地離燕京若干里路阿計替曰三千八百里此間西北去黃龍府二千一百里五國城即漢時李陵戰敗處至日午時老番以乳酪一甌使人持至隙中謂二帝曰今日元宵節可吃少乳茗二帝

勉飲之時雨雪三十餘日屋舍崩燬墻壁圯裂有蝎數十枚螫太上之背痛楚移日少帝以土磚俱擊殺之或日中庭列香案堂上坐紫衣綠褐三番人飲饌云此日是金主生日所賜酒食也亦分食二帝食之噦嘔至盡問阿計替乃知為密浸羊馬腸為彼中貴人珍味帝乃曰我儕囚人無福享受此佳品故致噦嘔靡有子遺矣或日太上皇因哭鄭后過悲一目生翳障而失明終日閉目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得時年五十一歲語少帝曰我祖宗二百餘年基業一旦覆於羯虜此皆誤於奸臣之手以至於此有子二十七人今惟汝一人在此餘外飄萍流落聞知多有為人作奴婢者思之可赧可恨惟有韋妃為蓋天大王所占自於雲州一別未知近

日何如今與汝寄生於腥膻瘠壤度日如年真乃生不如死耳哀哉痛哉言畢淚泣如雨少帝亦悲泣不已太上自此目病轉劇月餘後一目已枯而盲矣或日中庭設祭品云是祭天王蓋番中所重者是夕列燈燭至中夜乃罷少帝於隙竇中默禱望神位暗祝云南朝願中興社稷北則願早還內地如若不能惟速死以免辱是夕夢神自空中降於庭下謂帝曰我北方神天王也上帝有命統攝陰兵衛庇南北生靈自此更十年當天下太平南北中興與昔相似言訖升天而去帝寢語太上曰我夢亦如是但神自懷中探二玉羊贈我而去不知是何祥也或日有一中貴人坐堂上與老番人相對且命少帝至庭下語帝曰北國皇帝欲立趙氏為皇

后云是荆王之女吳王孫女不知宋朝的派實迹故遣我來問汝可速具圖譜明白奏聞帝曰我亦不知詳細宗族譜系不存實難稽攷也昔日攻破汴京時大內宗正冊籍俱被取去今應尚在何不檢閱兼問皇后便知宗支位下也中貴人曰臣亦東京人昔為陛下小內監離京時方十六歲今二十有六歲矣原是娘娘私自遣我來的路逢蓋天大王夫人韋娘娘呼臣問所往臣告以往五國城問皇后宗譜韋夫人為起居二帝太后餘無所語帝曰鄭太后已亡矣中貴又曰今月十一日想已冊立皇后矣常聞后云在京師日呼太上為伯將少帝為伯兄今有二子長曰殊哥少曰青哥早晚議立太子言畢上馬而去或日又有中使至庭中與番人

對坐使人引帝至庭下稱金國皇帝降指揮許令朱鄭二后之喪同葬於五國城官給棺木俄一人以擔荷竹席囊至內皆零落骨殖復令人取二木函殮之仍許令昏德公父子送埋城外二帝乃相送出城葬於淺山之下仍有旨封二后曰夫人蓋推新皇后恩澤也又寬二帝囚禁許令城中自便往來但不得出城然二帝亦時一出城也或日晴和至市里民家語及南國事民皆不能答但供進飲食而已帝以五國城去燕京三千八百里自燕京至京師又三千九百里凡七八千里絕不聞中國音耗其地亦時有旅客往來見二帝衣服破碎亦聞有遺贈者內有一老者自稱京師人因兵火被擄流落在此見上皇語及當年正月元宵於端門下賜

酒共慶昇平之事彼此相持哭泣移時適值主者老番經過於馬上見之怒曰不得放他仍以鞭鞭上皇背肩三五下皮破流血老人亦然命左右引去仍拘入室自此又復不得出外矣或日阿計替來告曰老番人今日死矣可復出外不妨遂引二帝復縱步市井間至晚於懷中出許紙上書紹興二字以示帝曰且喜江南以淮河為界矣二帝問紹興二字之由對曰是南朝年號又曰聞知相殺尚未盡止恐南朝不能復河南河北之地也帝曰我在此已死在旦夕何暇念及彼事乎或日五國城新到同知乃一少年胡人同妻妾數人坐庭前引二帝於庭下詰之並具酒肉曰此地去燕京遠可以保護你又呼其妻出拜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拜二

帝不復相識但云只記得官家是爹爹兄弟不知是何王何名位也自此得少年胡人夫婦之力稍寬拘禁或日忽有中使至五國城宣金國皇帝勅旨皇后趙氏已廢凡親屬子女為將吏妻者並賜死其城主者妻趙氏可日下賜死立命少年胡人呼其妻出其婦大哭其夫亦淚下不捨中使遣人押出斬之置其首於匣且戒少年曰趙某父子恐有後命宜嚴行防護言訖而去二帝復拘於室不知廢后之由或日阿計替以傳聞語告二帝日官人知廢后之故乎先是肅王女為金主妃前年得罪被殺以汝荆王女亦與即主生子冊為貴妃今年立為后因與即主爭爽語言不遜金主怒日休道我殺趙妃今日須殺趙皇后后泣而起脫衣冠待罪之

間又有譖后者云常出怨言又曾與蓋天大王夫人韋氏私語廊廡下又對月燒香面南再拜等語金主因怒而廢戮之緣此凡在金國官吏家趙族女子不論為妻為妾盡行賜死故及前日少年胡人之婦或日上皇因趙氏死後拘囚益急乃解衣絞索掛樑上欲自盡少帝覺而及下之且泣日豈可如此皆由臣不孝不德致君父至此監者知之日以湯飲勸進數日不能食漸困憊少帝時刻撫摩勸慰室中止可容一人監者亦時來勸勉終不能食病兩月餘旦夕卧土室中阿計替時來以撥雲木煎湯餽飲之此間無藥物有患疾者將木煎湯飲之即愈其木狀如枯楊莖於地中掘取之無蒂葉上皇飲之少安又云此木能占吉凶初煎時湯沸數

十次其木上浮者愈半浮沉者難以速愈沉而不浮者不救或日
天氣極寒大雷雨雹大者如雞卵小者若彈丸頃刻厚數寸百
鳥皆被打死是夕阿計替得病口噤昏憤二帝憂之親以撥雲木
煎湯見木浮於面旋轉不止帝私幸之乃以手親餽之飲畢汗出
如雨即日平復或日阿計替之婦產子亦以是木煎湯飲之婦亦
平安將所生子用大索縛腰掛樑柱上日去胎毒少刻先抱子飲
羊乳畢乃飲母乳經五七日後復以撥雲木為末作艾丸狀灸
頂心云去災疾並不綳紮也或日雪下二帝復處坑中感受寒疾
作心腹痛不可忍不飲食者數日阿計替仍用撥雲木煎湯飲之
久漸痊可 天輔十六年即宋紹興三年癸丑是歲金主生日不

賜酒肉傳聞金主有疾太子繩果之子立矣或日阿計替謂二帝
日今日寒食節北方例祭先祖燒紙錢出游野外水際我為主者
所戒不敢放你二人出外觀看是夜城中大火屋宇燒燬者不計
其數死者以萬計護衛者亦燒死大半阿計替左臂燒爛鬚髮俱
焦帝所居室亦被燒灼二帝見火勢盛大折開窗戶父子扶掖避
出衣服皆焦身體糜爛急投水池中得免二帝相謂曰初見火起
時發願在火中焚死及火至室前若有人扶之而出以投池水中
者是日飯食俱無後數日方定主者一中年胡人名瓜歐者亦被
焚死尸積盈衢焦灼糜爛臭穢不可近有兵馬至云西明州者知
此處失火特來撲救乃採斫樹木修葺屋宇復置官府重設小室

以拘收二帝并携糧食至方始得食阿計替被火燒損一臂不能持物少帝亦被焚傷二指不能屈伸或日大風晝晦不辨人物天雨稗實如豆大者滿地厚數寸人取磨而食之後居民賴以得生或日云是十月朔日阿計替謂二帝日我三人相共七年矣阿計替日何時得入燕京省問父母今漸天寒衣服全缺又經大火之後人民窘迫如之奈何正相謂間忽聞新差同知列坐於庭上呼阿計替日金國皇帝教你監守趙氏父子今已七八年前日火起莫是有人生事如此煞好公事呼左右鞭胸遂將阿計替鞭數十下阿計替喊叫不已乃捨之自後阿計替不親二帝對之常有怒色時在人前詬責二帝蓋紿之也或日聞二月十一日金主晏駕

太祖之孫完顏亶上金主謚日至聖文武大德皇帝廟號太宗或日有人走報城下遙望見騎從擁一人來日此完顏亮也良久入坐堂上使人引帝至乃詬責日汝南國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息俟平靜江南州郡却來與你理會未晚令人仍引入室拘囚或日聞人至云今日十月一日上皇泣而語少帝日不見天甯節已八載矣我不久必歸泉下諒不能復轉中原汝正在壯年可勉以祖宗之業父母之仇為念汝與九哥二人共之言畢泣下不止帝亦然竟夕不寐自此太上耳聾目瞶步履不前終日偃卧土墩上或日甚寒先霰後雪積至數寸忽傳天使到五國城宣言日北國皇帝已滅南宋立劉姓為皇帝南朝臣民俱被大兵趕逐入海阿計

替曰南朝滅信至矣二帝泣下移時相謂曰祖宗二百年統緒滅於我父子為萬世之羞懷慙不若矣天眷元年即宋紹興五年乙卯正月初有百姓老幼數百人皆是燕京到此俱係有罪之人流徙到五國城中內中亦有善於經營者又傳言已獲康王囚在燕京獄中我等因議朝廷事罪當誅戮幸遇皇子生得勅免死流徙至此亦有來二帝囚室外賣豆餅者所言如是二帝相謂曰前聞年號紹興其紹字已不佳乃刀在口上今果見滅亡或日時際二月春雖漸煖而草木不甚繁茂有使者呼二帝至庭下宣朝命曰新君即位二載已滅南宋今百姓推戴劉豫為齊帝康王已捉在燕京趙某父子更移往西筠從州安置即日發行次日出城時

見百姓在關外野祭阿計替曰筠從州此去又五百里路極險惡然有居民數千乃契丹之福州地也金人破契丹日州人不肯歸順相持四年力竭乃下故改此名是日約行六十里日晚路已昏黑不辨東西有狐狸嗥叫林麓間微風細雨不類人世隨行又皆怨詈不已鬼魅縱橫終夕無寐天曉催行有騎賫到乾糧衆人皆為水所傷口痛不能言語良久方甦二帝亦足痛難行且毒霧四塞不類常人往來路徑其中有人曾到過筠從州者云此非正路又行三里許入一大林中穿小河涉沙水而過即得大路甚平廣地皆浮砂舉步如行泥淖中沙浸至踝時同行者鞋屢失帝足為瓦礫所傷血流滂然痛楚難行憇息於石坡之上日已晡方早食

行之晚止一二十里有隨行番役驟患心疼而死即撥沙埋之如此數日絕不見日色常若重霧籠罩有毒氣吸入口鼻中皆咳嗽出血或日行路處見野雞二十餘飛鳴群聚如有所爭視之皆就地啄一死蛇已被啄殘尚有存者猶長七八尺見其首兩岐體青碧色而無鱗有頃啄完蛇肉其雉自相作鬪移時死十七八惟一大者雄鷲特異有隨行番人年四十餘乃揮刃殺大雉食其首飲其血逡巡間骨肉迸裂腹背開張手持刀不墮如生俄自地升天冉冉而去同行輩駭愕不知何故或日行入一古廟並無籬落垣墻惟有石像數軀皆若番中酋長雕刻極細中有一人曰此戰國將軍李牧祠也祠前有石甃一井深數十尺自古流傳若漢盛

則水泉乾涸胡強則水泛溢以土石投其中則聲如牛吼其水治病其人曰契丹未滅時廟貌修整壯麗今毀已多年我兒時聞說此像乃唐時頡利可汗自長安獲石所作衆人乃各於腰間解皮袋俯首取水水甚清潔飲之味亦甘老番奴曰此水可就取金國福無量二帝謂神如有靈我國傳聞已滅九哥被執未知確否乃默禱曰若我國有中興之日望神像立起時帝意中原無復中興之理姑漫祝之其像忽大搖震起而立紋理節奏連絡衆共驚駭帝亦拱手敬嘆父子稱異太上復謂少帝曰不知我父子可能復有歸日宜再卜之少帝正欲禱祝人從促行乃不果或日至筠從州甚荒陋入城亦有街衢屋宇市井官署但蕭索之極阿計替命

隨行五國城人前導至庭下見有羣小兒戲於庭上身衣毛毳手持弓矢擊搏嬉笑見帝及衆人遂皆循柱升樑倏忽不見俄有一老番官坐庭上引見二帝言語嗚嗚阿計替亦不能曉二帝站立移時有一人引之行街市中似覺寬縱疎散飲食亦少可免饑但是日日色昏暗未嘗見有和煦晴朗時歷數月後與其民言語略可通曉惟五國城之隨帝者常有拘約之意或日街衢間見數十番奴持兵刃擊大鼓牽二牛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流血滿身云用此祭神衆人隨至官庭下鳴金鼓舞刀劍器皿羅列酋長拜跪言語不可辨少刻自牛背取其人下復剝碎其屍肉並殺一牛亦碎其肉並置坑中訖忽庭上樑間發聲如雷見衣毛毳數小兒自

樑援柱而下持弓矢跳擲笑舞近視之面皆生三目持器自坑中取血肉爭食頃刻盡其半食畢歌舞而至二帝前拜伏於地衆胡人皆驚曰我祭神累世矣其威靈不可測今見彼二人而拜伏者不知何故二帝迴身避之小兒乃復起升庭循樑作聲始不見衆人分餘存之血肉啖之帝與阿計替問其詳曰此乃筠從州土神能為禍福每歲兩祭例用人牛喜則風雨應時怒則雷轟電掣殺人以石射人以箭執人嚙吸其血並嚼其肌今乃拜伏你二人者不知為何也或日有人持食一器進曰此筠從州所產之禾稻也視之堅韌如麥嚼破之肉有三仁初食數日腹作瀉久而少止然上皇食之手足乃軟弱不能行動其土人云此稻生於沙磧中苗

若蘆筆高五六尺暑中結穗一本可得二三合外有黑殼木棒打
開取仁煮熟食之呼為沒茄其地又有茶鬱樹高五七尺葉如南
方橙橘面紫葉背有四點黃色開碧花七八瓣結實如拳初生便
可食其甘如蜜又有草狀如南方蒿彼人種之常生採以茹至夜
無燈燭者於州城北石坑中取水調之如油或扎沒茄苗或用野
草扎成火把以石坑水澆之點火明亮如燭冬月大雪瀰漫動經
七八日不止人皆匿土穴中其他異事甚多難以悉贅二帝在筠
從州八九月太上病困日甚七八日不言語並無藥物療治彼處
土人病者但以茶鬱木皮啖之便愈帝乃頻以木皮啖太上而太
上自此喉間生瘡愈不能飲食漸大困憊矣或日有梅尋部大人

至筠從州市易其衆六七十人身穿毳衣所易物皆不識其人飲
羊血以為酒食生牛皮如嚼藕蔗居數日乃去土人亦目為異種
云

天眷三年即宋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旦日其人亦相慶賀以手交
掖歌舞語笑為禮上元亦張燈皆石坑中所浸沒茄莖也是日其
地男女合婚各以高低色澤相等者為配偶男負女而歸不煩父
母媒妁引送也或日早少帝自土坑出視太上則殪踏死矣帝神
魂俱失號咷大慟幾不欲生得阿計替再三勸勉且曰可就此中
掩埋然後具奏申聞土人云此間無葬埋事凡死者必火燒其尸
及半即棄之州北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以作燈而點照也語未竟

即有數人入室中以木棒共架太上之屍而出少帝從之比至石坑架尸於上乃以茶鬱木焚之焦爛時復以水滅之用大木貫其殘骨曳棄坑中尸墮入坑底沉沒不見矣少帝止之不得乃呼嚎痛哭亦欲跳入坑中衆人拉止之曰昔年曾有活人跳入水頓清不可作油爭共阻之少帝問土人曰今日是何日答云天眷三年正月十八日也阿計替催促回城及上皇死數日後始有金主文字至內云移趙桓往源昌州安置帝聞之慘慟更甚阿計替甚喜帝怪而問之曰何故聞移徙源昌州汝轉有喜色也阿計替曰此地至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往南行去燕京少近此乃北國皇帝知太上已死故移俾入近地非惡意也次日離筠從州望西南而

行是時隨行人死亡者多僅存一十三人帝旦夕跋跣太上亡後舉目無親悲泣不止面目枯樵衣裳破裂乞丐不如幸所經之地平理易行非如昔日所行之崎嶇險窄沙滾眯目耳朝夕飲食將衆人隨帶之乾糧充饑又見有野草開青白色花成一朶者大如盃而不知為何名也或日遇一河不甚廣濶從下流涉水而過從人及帝皆洗足行阿計替曰今近南稍易行去燕京且是直路惟官人勉之帝曰千辛萬苦父母妻孥俱喪異土煢煢孤苦伶仃一身不死何待倘荷北國皇帝恩造早賜誅戮免得如此苦楚自東京至此地間關五六千里驅馳峻道戴月披霜又何止數次今日之存乃餘生也阿計替曰賴是小人隨行若他人恐官人亦不能

至有今矣帝又曰所最慘最恨者上皇死於匪地體骨既被燒殘遺骸又拋沉坑底人生未有之痛不幸於我得之阿計替曰莫思也途路往來者盡是胡人恐有語言不謹復生遣謫上皇之喪於匪土亦由命也奚悲焉帝領而然之或日登一小山坡遠見望南一帶塵埃大起滾滾蔽天帝見而戰慄曰吾覩此塵埃魂銷魄喪因昔在雲州及五國城經過三次驚惶也已而左右告帝曰是皆獵騎也帝始安時近四月天氣晴和日間風日清朗野花飄香又見狐兔奔逸誤觸坡下大石而死者三四頭從人爭取之敲石取火以野草煨而食之又行六日始達源昌州城邑頗高大主者係金太祖阿骨打之族子名赤唱黎引帝至庭下視赤唱黎者衣紫

袍年三十歲餘左右侍御二十餘人主者容色姣好如美婦人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耶聞爾父母妻室俱亡今幸北國皇帝恩慈移你到此無須煩惱也命左右賜以盃酒鬻肉又命賞隨行人酒食訖赤唱黎問帝曰汝年幾乎頭髮已白帝曰某年三十六歲矣赤唱黎曰我北國當初只是與契丹不睦欲掃滅其國不敢侵入宋朝豈意汝用奸臣鬪謀兩國以至於此今北國主是我孫兒我在此有兵數千鎮守此地汝但安心無憂令左右引帝入一小室中時時有酒肉餽賜但飲食粗糲耳阿計替曰賴此地主者赤唱黎見官人矜憫懼喜甚有緣也但恐復有移徙近南之旨耳若俱似源昌州便再住年餘也好金天眷四年即宋紹興七年丁巳十

月十日戊戌金主廢劉豫為大行臺傳送燕京囚於相王寺仍殺
劉璘劉珪於相郡召重昏侯於源昌州西南行二十日方抵鹿州
自鹿由水路乘舟而南七八日至易州所過處皆荒榛曠野過易
州方稍平坦每州各有同知如府縣之狀有軍民市井至城郭中
亦有遺帝衣服及飲食者所從行之護衛十三人首阿計替次莫
拽麻次隨班起次舍篋紫餘不能詳記自十一月二十九日離源
昌州就道行五十六里夜宿深林中渴飲道旁水饑食所帶乾糧
是夕有月出於東方雖有微光不能遠照阿計替曰此月小盡二
十九日係晦日那得有月光少焉此月落而又一月升始知非月
是月俄而二星相連有紅光牽引長數十丈阿計替曰此妖星也

少刻火光燭天流於西北而滅有聲如雷此金主殺陳定二王之
應讖也十二月初行次遇雪平地厚積數寸有野鳥數百爭飛雪
中皆如雀鴿狀其地有二死狐在雪中羣鳥爭啄之肉既盡羣鳥
悉化為鼠走入雪中不復見其變未全者猶是鼠首鳥翼宛轉雪
中從行一人曰此地有是物遇雪食死狐皆化鼠能穴地百丈或
日野磧中見數狼於林下爭啖一死狐忽見天際落一大鷹虎首
鋸牙長爪翅廣三丈餘尾亦如虎兩足各擎一狼騰空而去目若
兩燈炬從行中有識者云此名虎鷹非止能捕狼牛馬羊豕皆能
搏擊而食也或日行次帝足間出血不止疼痛難忍不能前行舍
篋紫以刀割去帝足爛肉少許曰若不去此久必潰隨此足蓋緣

常行沙磧中有毒蟲鑽入肉內故也或日行至鹿水其地深而碧
色並無上下源流云自地中湧出亦時而涸乃呼舟而渡水中生
紫色螺大如斗土人取食之亦有魚紫色二足如鳧鷖捕者以竿
刺而得生嚼之岸邊生草如蒲黑色柔勒土人以之作布無異麻
苧也或日至壽州見同知自云本是大宋真定府人大觀時犯法
逃入契丹契丹破獻財於金主得官為壽州同知其副乃大金人
見帝慰勞曰自大觀至今二十年老矣阿計替與之言語甚和愜
頗得供餽酒肉是夕宿州官正廡中夜忽聞室中有女子謳聲聽
之乃東京人也時歌詞是柳耆卿小鎮西帝聞之謂阿計替曰正
我事也句中有禁烟歸未得豈非先兆然此間那有人會唱此詞

雖腔調未嫻熟然亦何由至此及晚同知出阿計替語其姓名曰
姓斛津名旦並詢夜間唱曲者曰此金國所賜婢女聞是東京百
王宮相王之幼女今年十七歲甚婉麗昨夜唱歌畢亦謂我曰前
面住宿官人好似我家叔叔我語之這便是你們南朝官家此女
聞言悲泣至今未止帝聞之亦相淚下不止左右促行遂去或日
約行離壽州百餘里途間望林中有烟圪及聞鐘聲阿計替此必
佛音也乃趨入見門首列二石金剛皆拱手而立入門有一胡僧
出迎遂升堂視佛皆鐵鑄無他供器但有石如孟石香爐而已僧
問列位何人從何處來阿計替曰此乃南朝天子被執於北國今
往燕京朝皇帝在此經過借寺歇足僧乃呼左右點茶一盃飲帝

并遍飲十三人時帝不飲茶者已十一年矣今飲一沃即覺四肢輕快如釋重負飲既僧及左右收茶具趨堂後移時不出阿計替與帝等趨堂後欲謝別惟見寂然空室但於左偏小室中有石刻僧像並侍者審視之即適間設茶僧也衆共嗟異皆叩首感嘆而出帝因此冀有南歸之日或日行至一村落民居百餘戶云係契丹天皇之主陵故民居稠密北望樹木繁郁荒草蔓延有折墮燒燬頽敗房屋數牛羊踐踏其中塚墓圯裂帝視之因曰我祖陵廟俱在北方燕京雒陽兩處未必不如此毀敗乃泣下曰我父棄尸水坑我母埋於路傍吾妻捲以葦蓆人生此慘亦何極我之此身又不知喪於何地也或日行次見土坑上有紫衣番人監督發掘

云是契丹道宗之陵良久出其棺棺槨皆石製尸首亦糜爛只存骸骨紫衣者命取其中金玉珠寶刀劍等諸寶物蓋奉金主命傳發掘契丹諸陵取金玉也帝視之泣然淚下而言曰我之祖陵諒亦如是一人不肖累貽先人哀哉乃大慟而行或日行次見途間一木高丈許葉葉相對而生花如盞大黃色其實狀如木瓜而綠色亦兩兩相對觸之似已成熟隨行人莫利列者取之食一嚼齒落如屑舌黑如漆急吐之痛甚滿口成瘡經月不能食問傍近居民云名綠盞能碎犀角象牙北方馬騾生時以此潤其蹄則能行千里削其木刺人利等刀劍或日行至一村落居民三四十家云是王昭君青塚有墓存焉碑碣斷缺不可識辨帝坐一樹下時溽

暑蒸鬱隨行人俱困頓各就陰涼歇息忽見濃雲升自東南大雨如注疾雷閃電帝與衆人急趨民舍避之既而雨止平地水深數寸是晚不能行宿民舍中問此去燕京尚有若干里曰尚有七百余里或日行達一州郡問其民曰是平州也入其城甚雄壯居民繁庶市肆貿易如大都會阿計替引帝入州治見同知訖乃館於驛舍供具酒食是日乃七月七日城中婦女服盛服游街市官設酒食令百姓游賞作樂酒肆讌飲亦有挾妓赴席者審視其女乃南朝人見其能吹橫笛亦有丐酒肉丐錢者時帝不得出驛舍阿計替與同行人俱在彼就飲前吹笛者為一老番婦驅至席前令吹調子阿計替問曰你是何方人其女四顧而言曰我是南朝人

家居京師非常人乃是天子族女我亦嫁得欽慈皇后族孫京師破被人掠賣至此及以吹笛乞食於酒肆間且泣且吹阿計替與之錢而去歸驛館述之於帝帝嗟嘆泣下或日至一處曰易州似平州而不及其盛其同知亦呼帝至庭下賜酒食止宿驛館其中有甲士三五十人有中貴在彼作監軍城中所用錢半錫半鐵所食皆麥麵穀粟或日遇一古寺見胡僧謂帝曰謹慎禍防馬足之下阿計替曰來日到燕京矣是夕宿京城外次日入燕京城路入見帝有歎息者有淚下者天眷五年宋紹興八年戊午或日帝同契丹海濱侯耶律延禧共入一官署相謂曰趙公你從何處來帝曰自源昌州筠從州西江州五國城至此躑躅數千里父母妻室

俱亡苦楚備及今日重瞻乃餘生也海濱侯曰我與你相去不遠自海耀州至此亦約五千餘里自曩者於燕京一別今方再會路遙辛苦萬死一生今日北國皇帝呼我二人來此未知何意帝曰生不如死聽之可也延禧然之坐久有內侍傳金主命着耶律延禧並趙桓二人同歸鴻翼府居止是後兩人只拘囚於彼早晚飲食不缺寢處亦床榻或日延禧執帝手時密耳語帝拱手架額曰皇天皇帝後有人告帝與海濱同謀叵測遂命二人分居帝出居安養寺僧舍海濱侯不知所往帝幸每日與寺僧消遣飲食亦寺僧供給或日阿計替到寺見傍無人乃密語帝曰聞南朝天子建都臨安劉豫乃金國所立今已殺之又聞人言朝廷近與南朝和

議欲以黃河為界復還南朝三京及送官人歸國已差下伴送使人矣帝但拱手稱死罪餘無他語或日有中貴官到寺手持縑帛二段授帝曰皇帝賜爾帝乃拜受之又曰皇帝有旨戒寺僧勿令非常人與趙某言語自此半載或三五月時有支賜布帛酒食之類天眷七年即宋紹興十年庚申四月帝至京將二載只在安養寺中拘禁容貌稍平復或日有貴人家車騎入寺寺僧命左右引帝入小室戒之曰慎勿出外間行今日是蓋天大王夫人來此作齋恐有不便語畢而去帝乃于隙中密窺之遙見韋夫人同一番酋偕行車從中有人抱一小孩子約三四歲呼韋妃為阿母來人禮拜佛像周游廊廡久之方去帝在寺中有年見居常節序皆類

東京惟作佛事不同耳其主僧云是陳留人披剃於大觀間後入契丹破入金國路遇蓋天大王送入此寺及五年矣又云常聞韋夫人說及此亦詢問大王動靜帝曰前日夫人到寺所抱小孩子是何人僧曰此即夫人所生子也今五歲矣或曰寺僧傳韋夫人言云今南北通好以黃河為界行將送八哥還江南也僧又云前日韋夫人聞知太上太后及皇后先後死亡亦暗自墮淚遺我金釵一股令作佛事追薦亡者大王請安心必有歸期在邇矣但韋夫人已生二子恐不得南還矣天眷九年乃宋紹興十二年壬戌六月一日寺僧入告曰蓋天大王之韋夫人已還南國矣以韋夫人乃康王親生母四月間遣使來迎今去已七日矣帝曰使他母

子重圓我死亦可瞑目我今在此比筠從州及五國城又是地獄天堂矣自韋夫人南歸後寺僧希與帝語而監視者亦漸嚴謹矣天眷十年乃宋紹興十三年癸亥寺僧以他事犯法罪皆賜死燬其寺移帝於燕京之北賜第以居其實使人監守固閉但有二胡婦供飲食及洗濯而已天眷十一年宋紹興十四年甲子春帝忽於所居窗隙中見一貴人乘騎而來有一騶從面甚熟識但不憶為何人自後日日至門久而與人稍熟共相言語一日騶從者與監人共語於門外帝私於門內聽之騶從者問此是何官員宅第監者曰此是趙宋官家騶從曰父子乎監者曰父已死惟一人騶從者問年若干答曰四十餘騶從泣下不出聲良久貴人去騶

從者亦去帝於門內見其形狀猛然大悟曰此我子謀也當初出京不相隨今乃流落為賤隸雖然亦我之幸也此子知我尚存但恨彼此不得見面自後騶從者絕不復來帝屢於門外窺視終不復至帝悵恨無窮焉天眷十二年宋紹興十五年乙丑七月七夕燕京大火九日不滅隨熄隨熾屋宇一空死者三千餘人金主出京避於寶蓋寺去帝所居僅數百步一日帝立庭中遙見金主在閣上眺望帝急走入室避之俄有中使至言皇帝賜茶菓等物帝拜受是夜城中火方熄金主復入城以失火及不救火罪斬二百四十三人天眷十三年宋紹興十六年丙寅歲監守人犯罪問決金主命徙帝於城中至殿觀仍如安養寺差人監守不許出入天

眷十四年宋紹興十七年丁卯金主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命婦又殺害諸王有歧王亮乃太祖阿骨打之孫與金主為昆弟其妻在燕京數被召入大內於是彼王與內外諸臣密謀有篡弒之意天眷十五年宋紹興十八年戊辰夏金主又殺淄王等十一人及外族女夫四十餘人政事悉委皇后之弟順國將軍劉駕成及內侍錢鐵刀將軍王正童等天眷十六年宋紹興十九年己巳九月岐王與其黨弒其王完顏亶僭號於燕京改元貞元元年是歲十月初三日即位貞元二年宋紹興二十年庚午完顏亮移帝於燕京元帥府左廨中拘禁如前然已萌殺害之心矣貞元三年宋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帝囚居左廨如前貞元四年宋紹興二十二

年壬申完顏亮下令修治甲兵有南侵之意亮母乃契丹主耶律延禧之姑母完顏悉骨之妻每見亮欲征伐必戒之曰勿事兵甲汝行篡逆而得天下若又以殺戮不道治之行將有似你之臣起而殺汝亮大怒叱其母曰婦人何得預於外政即令左右拽出鳩殺之亮有同母妹二人元旦入朝朝賀亮持令欲淫之二女走訴其兄平王孚孚怒曰此子不道若此何以君臨天下來日入朝切責之亮佯為恭敬作禮曰亮實無道非兄莫能直諫乃再拜而言曰敢不悛改乃呼酒共飲詞甚遜謝孚酒醉亮手刃之貞元五年宋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亮遣使殺其故主完顏亶之子伏因其提兵至石樓關遣郭押奴禦而殺之自後無復顧忌又無敢諫之人

遂一意訓練欲作南征之計矣貞元六年宋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因謀人來報南宋秦丞相死遂使旁午誅求詰責欲借以起釁興師也亮又旦夕酣飲宣淫無復人道內外離心然憚其威暴無敢妄議者貞元七年宋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是歲七月金主改元正隆國號正隆二年宋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帝幽拘如前正隆三年宋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帝居如前而金兵屢侵鄜虢等郡旋敗去正隆四年宋紹興二十八年戊寅金國大敗夏兵俘其將李守澄兵至靈州城下夏主惶懼歸命正隆五年宋紹興二十九年己卯金主命帝出左廨令人與之習擊鞠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年庚辰春金主亮開宴讌諸王及海濱侯耶律延禧昏德侯趙桓完顏

宣之次子佑酒酣乃詐以較射擊球首射殺延禧次及佑與帝一時並死於鞠場亂箭馬足之下棄屍野水中先是帝將到燕京時遇古寺胡僧語之云禍在馬足之下至是方驗帝是年六十歲次日亮語左右曰我即位以來耻祖宗之基業不能混一所忌者先帝二子及兩降王今四害已除夏人歸命所有江南一隅取之易如反掌矣是歲遂兵南嚮矣

南燼紀聞終

附記阿計替本末

金阜昌七年阿計替手持所記上皇少帝及鄭朱二后生死諸事實錄授予曰秘之蓋予與阿計替姻婭也阿計替常曰我本河北隸州民靖康中賊將攻城守臣王若思投降我時為州介吏虜將鐵刀熾憾入城王若思與之相見拜跪坐廳上鐵刀熾憾視我而笑曰斯人面貌酷類我兄阿計替我當另視之乃以卮酒賜我飲命我從行經月餘至河北征戰我常隨之一日熾憾詣幹離不營議事我番服結束從行幹離不見我曰阿計替何以尚在我但唯熾憾曰此非真阿計替乃面貌之偶同耳彼實南人也幹離不亦甚喜我使人訓我以番語謂熾憾曰可呼他為阿計替待我照

管他一日幹離飲次日阿計替休去他帳中只在我帳中住可也
自此只在幹離不麾下手執刀劍弓矢侍左右幹離不惜我謹慎
每以密事告我靖康元年我已不在幹離不帳下二年矣二月中隨
幹離不提師圍汴京之安上門幹離不部將錢斯可紅敗郭京刀
斫郭京左臂落地可紅縱兵追搏城下高舉皂旗指揮衆兵上濠
時安上門之西有將糜斯奕者領一軍曰赤伏軍運皂旗於洞子
上為城上人所得殺之而手執皂旗高聲呼曰殺了番人也他處
望見皂旗登城不知是宋兵呼捷誤認為番兵已臨城上遂爭相
奔潰番人見守城軍自亂遂乘勢上城東京之陷彈指間耳次日
幹離不入城住瑞相寺命阿計替領軍人打擄凡得財帛千計子

女十四人內城尚閉而虜已登子城駐軍矣又明日子城開幹離
不入子城住阿育王法堂黏罕旦夕使人會計打擄取討金寶婦
女一日幹離不在法堂上坐有執女子三人至者曰與大王侍幹
離不在北郡先曾授封淑者王故呼為大王也阿計替在旁觀之
三女皆絕色顫汗不能言問其實乃曰我宋國荆王女也長曰檀
檀次日修奴次日纓絡今日有胡人驟入我府擄取金寶又將我
父母都敲殺祇留我姊妹三人執至於此望求早賜一死我等義
不可辱言畢俱欲觸堦而死衆人掖止之幹離不乃呼其子尚孚
電曰與汝三人作奴婢尚孚電使人引三女子去是夕聞俱被淫
辱一日有人扶一美女至幹離不帳曰若乃皇族女亦付與尚孚

電若是百姓女即付與左右親從者幹離不年已六十餘歲情猶
酷毒尚孚電有弟陸篤誥尚幼每見女子美者必就幹離不求幹
離不未常允許又向尚孚電求之亦不得一日伺尚孚電大醉乃
使人刺殺之盡奪其諸女之尤者自東京出奔投外氏黏罕之長
子而去幹離不自此後乃不令人擄掠女子所伏侍左右兩人皆
麗色者亦逐之去後反為他軍所獲尚孚電遺下婦女猶有二十
餘人幹離不乃悉分與左右親隨阿計替得一婦究其本末云是
京師城紙鋪王員外之女十九歲嫁於質庫周家為媳汴京城陷
全城離散遇一番人將我獻於大王大王復賜與小將軍而得隨
侍焉今小將軍死又歸於君云

時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菊月下澣

黃溪曹松崑錄

此本未知所據何本取明神廟時刊本勘之知彼尚多闕略而
此較完全急校於刊本上刊本出葉石君孫慶增兩家收藏中
有黃筆校改似與此本合而仍多缺略惜校者未註何本故源
流不知爾若此本行款多提行似從宋刻出者藏書家其珍之

黃丕烈

之而昆志刺繡既不佳也松溪又識

審子甫入百疑其谷者固以爲書某北盟會編所及書目中無
至二帝取正國號而立論平敵目放就隨後於書山處後不
南徽論聞紛宋欺密周戰勝後自註卷六平五且金入詞於以
疑內前悉其願末因更滿者九其知日

是書首列其言曰其之貴力文糾動場之疑也此於四年書書

松溪山書以

華不命之疑一即其書法自非對總總之場亦不自以語者語之
入案題身疑因題而後疑之竟三日之內疑於其冊回其中自疑
南徽論聞一書向無所本亦不味其疑可入而疑者於公



程